朱子語録云難平聲任如字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此篇集傳曾經朱子訂定不知今傳何以不同也

擊石拊石

舜典云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稷之篇又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條重出不然舜典衍一簡也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濟濟相讓惟夔則否乃自贊其能夔必不為也吾友蘇國卿曰於漢書作烏是夔嘆美之辭以見虞廷之樂盛也此說亦通

陟方乃死

陟方乃死按竹書帝王之歿曰陟故書紀舜之歿曰陟然既云陟而又云陟方乃死則語複矣或注者之詞又按史記曰舜南廵守崩於蒼梧之野夫舜年九十三自謂倦勤而薦禹為天子矣至其百有九歲之後精力已衰而安得涉大江重湖而入蠻夷之境哉夫禹既為天子而舜復南廵是二君矣考之孟子曰舜都於蒲坂卒於鳴條蒲坂去鳴條不遠當以孟子説為是

東匯澤為彭蠡集説似誤余嘗考之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為漢又其次則為彭蠡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為南江非判然異派也葢江漢之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為彭蠡也故云中江北江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于海

鳥鼠同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

欲其盡曉故今文解為一篇

予若觀火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或以我視汝情明若觀火非也夫火雖不可嚮邇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撲之令乃坐視其延爇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刑以驅之乃令聽其所為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

鞠人謀人

舊學甘盤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後又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傳謂高宗自敘失學之因按君奭篇歷敘殷之賢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嘗爲高宗之相矣蘇氏與經世書紀年俱稱高宗元年甘盤爲相遯于荒野以下當從蘇氏之説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此史臣追叙其事不應逆書廟號因篇首高

兄而自歸於武王是忘君辱身而先亡其宗國矣微子必不為也武王既平殷之後擇取親賢而立之耳其命曰建爾上公尹兹東夏往敷乃訓詳其詞意豈成王克武庚後而始封哉

偽泰誓

伏生二十八篇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先儒馬融輩疑之謂其文淺露不類非惟不似古文亦不似伏生之今文也吾又見昔人所引用泰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

荷而行不篤焉也

有道曾孫

武成一篇多錯簡先儒王氏程氏劉氏俱有定本亦各不同閒嘗考劉氏以為王語之末有缺文其說似優于二氏中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敘述之辭非武王自誦其德也

師渡孟津

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

嫌明微謹萬世之防也此呂氏之説頗傷于巧安有新
例哉不過訛誤或衍文耳
召公不悅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皆序文意義
含糊有以啟之也當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並相成王
召公有請老之志周公作書以留之細閱君奭無有不
悅之意諸說揣摩皆序之陋啟也
君奭弗弔

汝明勗偶王

按六經圖辨云昔吾二人受武王顧命勉輔成王若耕之有偶也古人耕不用牛然牛服車祭祀而已以牛而耕秦以上未之聞也至漢趙過教民牛耕牛耕自趙過始

天惟五年

天惟五年蔡傳謂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葢五者自武王克商之年追數五年之前紂惡

王滅奄時與呂氏說不同又有謂成王已伐淮夷故魯惟征徐戎諸說所述如此仍當以呂說為是

古今文辨

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所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